青年报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 张红叶 美术编辑 翁浩强

同济学子把脉上海青年“漂移族”

不少视职业为过渡 半数希望未来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技能培训

边缘群体、“过客”心态、社区参与“空白人”……通过1560份有效问卷、63份深度访谈整理，10名同济学子详实研究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，将这一群体所呈现的问题、建议等写进了《上海“漂移族”青年群体的生存现状、社会心态及其对策研究》中。

在日前举行的同济大学第四届“卓越杯”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，这一课题组脱颖而出，将参加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海市赛。

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

课题组成员对“漂移族”进行访谈。

受访者供图

问题1 少与他人交流 成城市边缘群体

“饭点的时候，他们为赶时间总是长按着喇叭横冲直撞。”作为课题组负责成员，同济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孙琦玉原本对外卖骑手这群“漂移族”印象很一般。

加入课题组后，他们不但向“漂移族”这一群体发放并回收了1560份有效问卷，还走访了同济校园附近，杨浦、虹口地区，南京东路等地的外卖点，进行了多场深度访谈。

他们发现，上海“漂移族”是一群以18岁至35岁的外地男性为主、以外卖和快递为主要工作、平均工资为5000-6000元的青年群体。接近三分之一的青年处于单身状态，过半“漂移族”青年每天平均工作10小时以上。

他们生活比较单调，在被问到“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”时，超过三成的骑手三个月才有一次社交活动，另有27%的骑手一个月一次，活动也多以同事聚餐、同乡联谊等为主。

孙琦玉走访过大连路上一个外卖点，她发现下午时段稍显空闲时，骑手们只会各自找休息处自顾自刷手机，也不和他人闲聊，她想与骑手们聊天，还遭到了几次拒绝：“不要问我”。一下午的蹲点让孙琦玉感受到，骑手流动性很大，很多骑手觉得自己没什么归属感。

多数“漂移族”的居住条件也较为艰苦，通常会住在其工作区域周围的破旧小区或者城中村中。组员徐鑫走访过外卖小哥F先生的住处。这是弄堂里一间15平方米的小阁楼，公用厨卫。房间里摆了两张床，其他地方堆满了杂物，只留下狭小的过道。“第一印象黑漆漆的，上楼的木质楼梯十分陡，生活条件挺艰苦的。”徐鑫说。

这次调研，徐鑫一共访谈了13名外卖骑手和2名快递小哥，他能感受到他们的积极热情，也有漂泊在外的孤独无助，“这一群体是一个职业具有过渡性的城市社会边缘群体，我们应当给予他们更多关心，让他们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。”

问题2 视职业为过渡 呈现“过客心态”

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，课题组发现上海“漂移族”青年群体有着“过客心态”。在不少“漂移族”的眼中，外卖小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业，“不会一直做这行的。”

根据调研问卷的数据显示，对于“您是否会一直从事外卖或快递行业”这一问题时，29%的受访者坚决选择了“不是”，“不确定”的人数超过半数，只有15%的受访者选择了“是”。

去年调研期间，课题组成员于民昊曾在大雨天偶遇一名“漂移族”，当时这位小哥正在赤峰路一车库躲雨，身边停着外卖车辆。由于就在学校附近，热心的于民昊去食堂给小哥打了一份饭，两人边吃边聊了三个多小时。

于民昊说，当时外卖小哥就流露出从事这个行业不会长久的想法，只说是过渡，他已经在筹划从银行贷款去四川创业，想做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代理，“说起对未来的发展，他还是说想回老家买房子，做小生意，和家人过幸福日子，对于上海，他就是一名过客。”

课题组通过深度访谈，发现“漂移族”之所以从事外卖与快递配送工作，是因为赚钱较快，可以积累资本，为下一份工作或者创业做准备。“不过他们意识到了日常配送工作有一定重复性，所能学到的新知识与新技能较少，对于未来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。”

“漂移族”对城市的归属感也较弱，更不用说社区活动的参与度。从访谈结果来看，“漂移族”的社区活动参与率极低，大多数人表示“没有参与任何活动，只是在这里住而已”，他们将社区当作暂时的落脚点，所以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，远离社区事务。

课题组成员对此分析，“漂移族”青年的权利意识比过去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强，对于提升工资与福利待遇的诉求更强烈。当新价值观与旧价值观发生冲突时，就容易陷入困惑迷茫中，这也导致了许多青年对未来工作或城市去向的不确定性，产生了过客心态。

[建议]

可推服务青年APP提供沟通平台

课题组归纳出了上海“漂移族”青年群体的主要诉求，包括提升实际收入、完善社会保障、获得社会成员的尊重与理解等。

组员孙琦玉介绍，提升实际收入是他们最为重视的诉求，如可以从增加每单派送的报酬、增加派单的数量、改善居住环境，减少租房支出等方面入手。

此外，“漂移族”对“优化公司管理系统，灵活处置负面事件”的需求尤为强烈，有骑手就向课题组坦言：“如果客户投诉，之后即使撤诉，公司也会扣钱，这对我们很不公平，投诉处理方式要改进。”许多“漂移族”还觉得公司应该增加团建活动，培养公司归属感与职业荣誉感。

接受教育或技能培训也是“漂移族”所需。根据问卷数据显示，在回答“您是否考虑进行技能培训或继续教育”这一问题时，50%的青年选择了“肯定”。但当被进一步问及学习或培训的类型与内容时，受访青年往往表示“不知道”“不确定”“再说吧”，可见他们对未来受教育的内容仍是模糊。

课题组还提出，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共青团组织也可以多关注这一群体。他们建议，共青团组织可打造一个以服务青年为定位，兼具宣传政策、提供咨询、处理问题的专属APP及公众号，并在全市各大企业、高校等协调下进行投放与推广。

“APP里可设置面向‘漂移族’的宣传页面，以视频、漫画等形式对该类群体所享有的社会权益进行介绍。也可在APP和公众号内设置包括团市委、人社局、劳动局等相关单位的服务热线，让这一群体有需求时找得到方向，打造一个合理、合适、合情的‘漂移族’青年群体交流与沟通平台。”

[对话指导老师葛天任]

还会研究“漂移族”职业发展、劳动保障

记者：课题组何时成立？觉得对“漂移族”的调研有何社会意义？

葛天任：课题组从去年暑假成立后，便对“漂移族”进行了走访调研。外卖小哥是新业态下的新兴职业群体，虽然他们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，但很少有人去深入了解他们。

通过我们学生的调研，想真实反映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，也希望更多人对他们多一分关心，少一点冷漠。

记者：觉得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表现如何？

葛天任：他们在整个参与过程中表现很积极。其实“漂移族”这个群体里有不少青年是我们学生的同龄人。这次调研让学生走出校园，接触社会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堂教育实践课。

记者：还会继续对“漂移族”这个群体做深入研究吗？

葛天任：这个群体的确很值得关注。下一步我们可能从他们的职业发展、劳动保障等方面做研究。